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让你开心的”才是“好东西”

◆ 孙佳音



《好东西》是什么？走进影院前，我们知道它是《爱情神话》的平行篇，由年轻的邵艺辉编剧、导演并担任剪辑指导。知道它延续了前作先锋的风格与独特的腔调，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面对旧创伤与新挑战时彼此慰藉共同成长的故事；也知道全片取景覆盖上海25处地标，涉及市内51处小场景，时隔两年将镜头再一次对准了这座摩登的城市和城市里摩登的男女。但我们不知道，它不是真正的好东西。

看完电影，我非常确定它并不是《爱情神话》，它不再全篇讲上海话，也似乎没有令人莞尔的全篇幅四角短裤和

纪录片《“上海少女”的三十年》——感谢你的每一次坚定选择

◆ 华心怡

前几天，幼儿园又来给爸爸妈妈布置作业了，要给即将毕业的宝贝写一封信。写给未来的信，总是明媚的、鲜亮的、调色板里的暖色化成一个个小太阳，是想把所有的美好捧到小人面前的温暖与爱。

那么写给过去的信呢？当时间出发，一切没有回头。常常，故事的走向，偏离预先设想的轨道。也常常，初时的动人，并没有成为恒久的眷恋。于是，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们哭着笑着就哭了，生活总还是要继续。正在点映的纪录电影《“上海少女”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上海少女》)，便是这样一封写给过去的信——请深深感谢，每一次坚定的选择，让你成为最闪亮的自己。

导演罗彤最出名的作品，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当时，罗彤是制片人，拍着拍着，关注越越多，于是，《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主动来为这部纪录片做监制，《六人》在国内外电影节大放异彩。如果说《六人》是宏大的，是悲情的，是置于历史背景下的寻找与探寻，那么《上海少女》就完全是罗彤带有私心的个人作品了。她也是剧中的“上海少女”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来自上海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用歌声获得无限风光。“十六岁的花季”，艺校定下的三年，各织绮梦。之后，是各奔东西。默默人生，或频频互动，但到底，时代向前，人，在奔波，少女的心事，变成了妇女的心酸。2020年，少女们30年后重聚。伴着欢笑与泪水，她们娓娓道来各自跌宕的人生。面对婚姻、事业、爱情、家庭和理想的课题，每一次蜕变，都把她



11月8日 全国点映

临期打折红酒。但我也非常确定，它是特别好的好东西。它让我们看见爱情的标签之外，情感关系的更多可能；它在讲述女性身份困境的同时，又打破了男女对立的刻板印象；它直言不讳地面对那些让人尴尬的现实，又浪漫而轻盈地用一些戏剧性时刻巧妙化解；它道出“让你开心的”才是“好东西”的生活真谛。如果说《爱情神话》还在探讨“爱情”这个让尘世男女痴迷的神话，《好东西》则开宗明义，“放弃幻想”，它试图以更独特的女性视角，来探讨更加开阔的亲密关系。王铁梅的饰演者宋佳在拍摄过程中发出了“没见过这样的戏”的感慨。很多女性题材的作品通常会在故事的结局传递出“女性成长”“女性觉醒”的主旨，但在电影《好东西》中，觉醒已经是故事起点。于是，当已经觉醒的女人们遇到了学习过性别议题的男人们，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些新“困惑”和“新问题”。邵艺辉说，那些正在进步的、重新看待女性与自己的男性会得到女性的喜欢吗？觉醒的女性还会恋爱吗？没有雌竞的女性友谊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教育自己的小孩……新型男女关系下觉醒的都市女人间又会碰撞出怎样新的问题、新的话题，她是在创作时的思考。

电影里，这些思考统统被放到了台面上，以特别松弛的姿态。难怪有影迷赞叹《好东西》拥有“前卫现代的观点表达，轻松好玩的氛围呈现，生活化的小清新质感，轻盈快乐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好东西》也很犀利。小叶(钟楚曦 饰)让小孩儿(王铁梅女儿，曾慕梅 饰)听音效猜场景的片段大约是全片最“电影”的两分钟，一边是声音，是小孩儿一个又一个浪漫而诗意的猜测，另一边是画面，是作为单亲妈妈的铁梅一个又一个琐碎且枯燥的日常。单亲妈妈之难，在轻盈可爱之间，淋漓尽致。其实，王铁梅这一角色，一方面像她名字里的“铁”一样，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教得了小孩，通得了马桶，是工作、挣钱、小孩、教育统统搞定的“全能女战士”；另一方面像“梅”一样，她有柔软的一面，会哭着承认自己

电影《出走的决心》，咏梅饰演的李红，50岁后想去自驾看世界，考出驾照，买好车子，丈夫没有一声夸赞，却想把车钥匙先拿走。之前，女婿送给李红一部新手机，作为对她带带孩子感谢，丈夫孙大勇也想过为己有。他的冷漠自私令人感受到李红的孤独，那种压迫充满了窒息感。

决心勇敢出走，让大自然来抚慰身心的自驾族李红，让人想起了一部电影。片中女主角无家，把房车当成家，比李红更彻底。自驾的几十人房车族群，开在原野与小镇，在他们互换生活用品、互聊自己的故事时，你会感到，如果没有同类，他们生存的意志或许会打折扣。孤独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但有时寒冷难挡。

30集轻喜剧风格的电视剧《迎风的青春》，应该是编导迎合而塑的热。1997年的背景，高考早已开始，可是林七二中仍然是温馨祥和。这是林七油田的附属中学。像以前大型国企一样，林七油田有着自己的幼儿园、中小学、职工医院、舞厅，当然还有油田钻井工程。油田子弟程苗苗、程芽芽姐弟，李肆、胡秋敬四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李肆长相英俊，理想是以后让当厂长的爸爸分配一间房，他可以跟苗苗结婚，他当厂办主任，苗苗当宣传主任。年龄相仿地相伴着长大，父母亲是相知相熟的同事。所谓小世界就是

有没有做好的事情，会收不住自己的脾气跟自己最爱的女儿吵架，或者一句话刺伤她她依赖她的小叶，哪怕已然觉醒，她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强人”。还有“清醒恋爱脑”小叶，面对“非常规恋爱关系”的邀约可以毫不避讳地“快乐倒贴”等，都让人在《好东西》中看到了女性更多新的、复杂的可能性，也更关注女性间的互助与成长。

要鼓励女性“有勇气有动力去追求真正的自由”，大概除了三个女主角，还需要一些男性角色的辅助。一场三位女主和小马(章宇 饰)和王铁梅前夫(赵又廷 饰)五人吃饭的群戏，叫电影院里不断爆发出笑声，甚至是好几次掌声。这顿饭，不仅将男人在雄鹿时的可笑和幼稚演绎得入木三分，更是对《爱情神话》饭局戏的延续和致敬。对此，邵艺辉坦言群戏是她的舒适区，“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它能特别深入地去聊一些话题”。她还说，《好东西》与《爱情神话》最大的差异是视角不同，但风格相像，也继续保持台词多、节奏快的特点，“观影中大家一定要聚精会神，一玩手机就错过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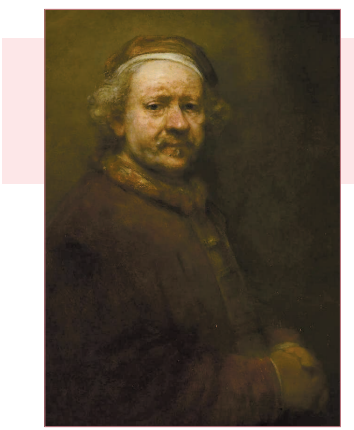
事实的确如此。近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几乎没舍得拿起手机一次。而当字幕放完，我又急不可待地拿起手机，赶忙在社交媒体上给朋友推荐这部电影。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我想我会说，《“好东西”可真是新鲜有趣的好东西”。

一曲油田版田园牧歌

◆ 南妮

大世界。冰棍的品种没有那么多，却总是冰棍的滋味。《迎风的青春》主角是油田第二代，但油田一代，每一家的独有氛围，几对父母的不同性格，也是编导精心刻画的。三位母亲，就是烫头发也要聚到一起去烫的。心里不舒服，家里的不平安，是立刻要坐下来谈心的。爸爸们则各自稳当。田雨饰演的苗苗芽芽的父亲程鹏飞是耳鼻喉科医生，宠着妻子，护着孩子，在他们学习与正义感、热心助人的大开果。贾冰饰演的李肆爸爸，威严而滑稽，貌似钢硬实则柔软。李乃文演的老杨，

胡秋敬的后色，先冷后热，戏剧性反转。自然、散淡、清纯、诙谐，诗剧般的审美理想。一个坏人也没有。唯一的诈骗犯基本不在场。可惜，剧情的后三分之一朝着情节



林距离

曹启泰无论主持节目还是与人打交道时，其松弛、幽默极富感染力。有同行感叹问道：“你怎么能这么放松？”但曹启泰曾私下跟我说，他主持时曾有严重的焦虑和紧张症状，甚至会引发心跳加剧等生理不适。但他终于克服了。即使到现在，他有时上场前依然会有瞬间的紧张，但很快就会进入松弛和兴奋的状态。我对曹启泰说，你就像一行为艺术家，用自己的松弛去告诉更多的人：像我那么容易紧张的人都能松弛，你又怕什么呢？

松弛是一种很可贵的境界。武术



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剧的方向发展，由温馨的年代戏转向人物命运的跌宕翻转。可爱的李肆罹患了恶疾离世。也许青春总是要留下诸多伤感，田园牧歌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导演邢键钧也是电视剧《三大队》的导演。《三大队》最感人的，除了秦昊主演的刑警队长程兵，作为普通人后，用13年的时间寻觅杀人罪犯的坚定意志外，还有昔日三大队数名队友的深厚友谊与彼此支撑。集体主义，是否只属于过往的情怀？对于《迎风的青春》前20集着迷的观众，是否就是着迷于一个纯真、简单的时代？邢键钧显然找准了现代人性所需营养、所需抚慰的这个点。

钻井油田、大型钢厂、部队大院等，那些社会功能俱全的熟人世界，亲密的关系，温暖的人情，荧屏上体现的，可能也是理想化的。但那里没有内卷，是迎合中年以上观众的嗜甜欲。幸福也许就是浅显的。但谁能说，人在疲劳时，人在困惑时，不想喝一杯甜甜的薄酒？

时代的车轮总是要往前走的，林七油田也渐渐露出衰败之痕。但是像程鹏飞夫妇那样会收留一个没有父母的油田孤儿，爱如己出，那样的人性善源终究是鼓舞人的。电影《出走的决心》最后的镜头是生活中的原型苏敏阿姨爽朗开车的微笑。只有自己独立起来，强健起来，才能将孤独的坚硬变成宽容的柔软。她在行路途中，必定有自己的伙伴。关爱他人，努力集体，看清小我，看重凝聚。这些集体主义的价值，在今天仍是现实而闪光的。编导的怀旧用心，也就是今日的启乐用心。

柔软。她在行路途中，必定有自己的伙伴。关爱他人，努力集体，看清小我，看重凝聚。这些集体主义的价值，在今天仍是现实而闪光的。编导的怀旧用心，也就是今日的启乐用心。



Young 剧场门口，很多漂亮女生在领取多巴胺剧院从德国空运来的黑土，一包包带回家，仿佛是把哈雷雷特的那份不羁带回去。我们都希望年轻的自己自然而高贵，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希望年老的自己可以优雅体面地离开，就好像这部由现今欧洲人气导演米洛·劳与瑞士著名演员乌斯娜·拉蒂共同编创的作品《每一个女人》。我们在同一个剧场，同一个舞台仿佛看到自己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剧中，一位成功的女演员遇到了一个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妇女，于是有了生命是什么的探讨。这是一部极简的戏，即便主演走上台，开始表演的时候，你都不会察觉到戏已经开始。舞台上的唯一演员，一个中年女人和影像里的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隔着屏幕对话。这种跨媒介的“访谈形式”，为专业演员乌斯娜和想要演戏的素人女患者海尔加·贝道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并邀请在场所有观众一起去面对那个无法直面又不得不面对的终极话题——死亡。死亡这一宏大的叙事主题，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一种虚空、轻盈又真实、诗意的女性视角。副名“Everywoman”不是英文的“every woman”。在德语中，“Everywoman”这个词是作为一个合成词使用的，它将“every”(每一个)和“woman”(女人)合并成一个词，用来指代每一个女性，但是这个词在德语中也被用作一个中性名词，所以我也无数次被带入，感受到里面所描述的“上天的凝视”，平等地给予每一个人。



黄丽珈

封邮件的契机下，找到了即将离开人世的海尔加·贝道——一个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胰腺腺癌的患者，她最后的愿望是再登台表演一次，就好像她年轻时唯一的一次演出自然和高贵，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希望年老的自己可以优雅体面地离开，就好像这部由现今欧洲人气导演米洛·劳与瑞士著名演员乌斯娜·拉蒂共同编创的作品《每一个女人》。我们在同一个剧场，同一个舞台仿佛看到自己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剧中，一位成功的女演员遇到了一个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妇女，于是有了生命是什么的探讨。这是一部极简的戏，即便主演走上台，开始表演的时候，你都不会察觉到戏已经开始。舞台上的唯一演员，一个中年女人和影像里的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隔着屏幕对话。这种跨媒介的“访谈形式”，为专业演员乌斯娜和想要演戏的素人女患者海尔加·贝道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并邀请在场所有观众一起去面对那个无法直面又不得不面对的终极话题——死亡。死亡这一宏大的叙事主题，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一种虚空、轻盈又真实、诗意的女性视角。副名“Everywoman”不是英文的“every woman”。在德语中，“Everywoman”这个词是作为一个合成词使用的，它将“every”(每一个)和“woman”(女人)合并成一个词，用来指代每一个女性，但是这个词在德语中也被用作一个中性名词，所以我也无数次被带入，感受到里面所描述的“上天的凝视”，平等地给予每一个人。

了解这部戏就不得不去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戏剧创作形式。《每一个女人》采用了当下欧洲主流的现代戏剧创作形式——纪实剧场。她们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造访了柏林所有的临终关怀机构，并在一

一种境界

◆ 林明杰

艺术创作，而只是你模仿得手熟而已。反之，如果你探索自己全新的艺术之路，就会像养育一个婴儿，必然经过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作品往往有很多毛病，但你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得到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成熟大孩子。这时候的松弛，才谈得上艺术的松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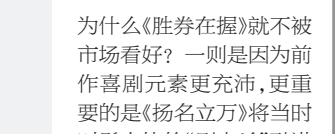
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松弛状态？有的人有天赋，天生松弛。老画家往往会夸赞这样的画家“笔性好”。但更多的是需要长期对艺术的感悟和磨炼才能抵达这一境界。不过，我们并不能仅仅依据松弛感而判定艺术作品的好坏。譬如，我每天回家的路，轻车熟路，自然走得轻松油滑。但如果我自己去探索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就难免左顾右盼，磕磕绊绊。画画也如此。你总是模仿前辈成功艺术家的技巧和风格，比较容易熟能生巧，出现一种松弛感。但是要知道，这种松弛感并非来自你的



为什么《胜券在握》就不被市场看好？一则是因为前作喜剧元素更充沛，更重要的是(扬名立万)将当时时髦火热的“剧本杀”融入了一场真正的悬疑谋杀案，而后合理而自然地杂糅进了喜剧元素，螺旋式上升的(扬名立万)在观众看来是时髦的、新颖的、有趣的，最具票房保证的“喜剧”和“悬疑”两大标签。可这一次《胜券在握》的故事几乎完全缺乏悬念，这些年看过大鹏和白客大战资本家的观众，看过徐峥顽抗员工浪潮的观众，大约都能猜到主角如何千难万险赢得胜利和尊重，并最终从大公司出走的结局，也难怪有网友吐槽：“这故事是AI写的吧？”实在怪不得观众挑剔，只是相比(扬名立万)，《胜券在握》没有悬念，不够好笑，并且剧情推进突兀，人物转变生硬。

当然，张本煜和杨皓宇还是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停！”紧凑的喜剧节奏，《胜券在握》并不是一部通俗意义上的喜剧片。科技公司元老级员工白胜(邓超 饰)被暴力裁员，走投无路的他“反向画饼”智斗黑心高层，带领不被看好的“废柴团队”开启“爽文”模式，一路过关斩将，拿捏高层化解被裁员危机，就是一个职场“草台班子”大战“黑心资本家”的奇幻故事。喜剧显然是目前电影市场最容易观众接受之类型之一，又因着大鹏和白客的票房号召力，《年会不能停！》去年提前点映时，首周末上座率近40%，第二个周末亦有近20%，而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胜券在握》点映迄今场均人次3.3，上周末平均上座率不足8%，映前的票房预期仅为1.45亿至2.50亿元，足见剧情片并不很受观众待见。那么，同样作为“打怪”的剧情片，《扬名立万》3年前能一鸣惊人，这部戏是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首情诗。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刘循子墨这回《胜券在握》了？

刘循子墨这回《胜券在握》了？